

恰可夫斯基著 王民衆等譯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時代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我們這卑鄙的早晨
我們這卑鄙的早晨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基 斯 夫 司 恰 著

民 王 王 林

合 譯
泉 業 樺

時代出版社

А. Чаковский

У НАС УЖЕ УТРО

Перевод Ван Мин-цзюан и др

Пекин

Эстет

Шанхай

2-е изд.

本書譯自： «Soviet Literature» No. 9. 1950.



1951年10月初版
(京) (4,000册)

1952年9月修訂再版
(京) (6,000册)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出
版
者

北
京
東
交
民
巷
十
八
號

時
代
出
版
社

翻
譯
者

王
民
泉
等

著
作
者

恰
可
夫
斯
基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目次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三
關於作者·····	三七
譯者的話·····	三九

目次

我們這裏已是早晨·····	三
關於作者·····	三七
譯者的話·····	三二

草木青葱的山坡上站着一個人。

他是中等身材，長着一頭金色的鬚髮；棉茄克上套着一件油布雨衣，兜帽掀在腦後；長統膠靴上黏着魚鱗。

他正眺望着海洋。

靠近海岸，防波堤突出水面一公尺高，這兒，大海完全平靜，就像里亞贊或奧勒爾鄉間某處一個平靜的池塘一樣。

防波堤外邊的海面上漾起着淡淡的波紋，像一張生牛皮的表面似的。那互相重疊着的無聲的漣漪，使人想起伏爾加河或者是頓河上某處微風吹拂時的情景。

這個人全神貫注地眺望着遠方。當他注視的時候，海水改變着顏色。它現在已經從黑色變成了灰色，接着又變成了天藍色。這是由於那小山上面逐漸變紅的天空的淡淡的反光所引起的。小山背後，好像點燃了一堆大篝火。

太陽就要升起來了……

一隻汽船靜靜地躺在停泊處。那些擠在港口裏的船隻也是極度的安靜。甚至那隻已經駛離岸邊的汽艇幾乎也沒在那平靜的海面上激起一個波紋。

薄暮時將會吹起一陣無聲的微風。黑色的海水會發出燐光；一大羣鯪魚會游過，形成一股寬闊的乳白色的洪流；也許會有一條鯊魚從水的深處突然冒出它那又長又黑的身軀來。漁人們會安靜地孜孜工作，沒有風會吹破他們的魚網，絞車不會被軋住，馬達也不會被湧起的波浪所漫停。

然而，這個嚴酷的海洋並不是永遠這末平靜的。春天會逝去，而庫頁島短暫的夏天轉瞬即逝——於是四周一切的景象就都不同了。

土地會變得硬而脆，大森林會成爲一片絢爛的火紅，山坡會變成黑色，疾風將從大陸吹來，海水將險惡地咆哮……

那時候，甚至在這港口裏的船隻也會顛來簸去，巨大的浪濤會沖激防波堤的石造工程，吼叫着，發出悲嘶的聲音。天和水分的界綫、日出、甚至連天空本身也會看不見了——一切將被一片寒冷的、穿不透的、沸騰着的黑暗掩蔽了起來。

而漁人們還是要到海上去，深深地把網撒下……

於是，冬天將要帶同呼嘯着的狂暴的風雪來到，把地面鋪上很厚的雪。只有那四季常青的森林仍會使人想起夏天。

一條綫似的防波堤將被海水淹沒，喧騰的巨浪將打到海灘上，它們的寒冷的浪花將立刻凍起來。周圍的一切——海灘和漁人們的碼頭——將結上一層厚厚的冰。

然而這是嚇不倒漁人們的。他們會與派船員爭辯，不顧他的反對和惡劣氣候的威脅，出發到那鬼哭神號的漆黑一團的海上去。

他們會遭遇到困苦，極大的困苦。

可是他們會帶魚回來，把魚卸在吱喳作響的結了冰的碼頭上。女孩子們將用凍得僵硬而通紅的手指從網上解下失去了知覺的魚……

然而現在正是春天。週圍一切都很寂靜。海水平靜無波，停泊處的輪船忽然長嘯一

聲，緩緩地向南駛去。從山坡上可以看到船後揚起的波紋。

那個站在山上的人，看那汽船越去越小，直到它僅僅成爲地平綫上幾乎看不清的一粒黑點。

他沉默着。誰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麼。但是，假如他的思想是可以聽得出的話，那麼這就是我們所聽到的：

我的朋友們，我的親愛的蘇維埃同胞們！到南庫頁島我們這裏來吧……

我坦白地提醒你們：別被它的迷人的名字——南——欺騙了。庫頁島不是索溪，不是雅爾達，不是敖德薩。●

人們說我們這兒談不上什麼氣候，只有壞天氣。

那倒也不盡然。比希臘大一倍、有丹麥一倍半那麼大的庫頁島，有各種不同的氣候，正如它有許多不同的地區一樣。

當然，這裏不是「南」方。

的確，到處都長着竹子，可是我們的冬天是嚴寒而多風暴的，我們的秋天和春天是

●——三地都是氣候溫和的蘇聯風景勝地。

多雨多霧的。當你經由日本海或鄂霍茨克海來到這裏時，你可能會在風浪裏渡海。從船的甲板上第一次看到我們的海岸時，你也許會因它的崎嶇的面目而覺得可怕。當你登岸時，你可能會一下子想到庫頁島與俄羅斯中部之間的好幾千公里的路程。我親愛的朋友們，別讓這把你嚇倒了！別怕海洋——只有懦弱的人才怕它。別怕陸地崎嶇——其實它並不像外表看來那麼糟。別怕路途遙遠——只要有蘇維埃政權，無論什麼地方都是蘇維埃人的家。

這裏，你將要在日本人蹂躪過的俄羅斯土地上建立起新的生活、蘇維埃的生活來。如果你喜歡工作的話，那麼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你會忙得透不過氣來的。你可以從庫頁島吸取成百萬噸的石油。你可以把庫頁島的煤成千車皮那末多地用船運走。你可以把遠東所產的美味的魚供給全國的食物店。你可以把庫頁島的紙張供給我們蘇聯所有的印刷廠。

也許這並不能使你滿足吧？可是我還沒有把所有的東西列舉了一半呢……

你可以種植這兒的人從來沒有見過的菓樹。你可以使我們的土地上長滿穀物。你可以在這裏開掘泥炭、水銀和銅礦。你可以把我們這個島嶼變成一個快樂島。

倘若這些從未被人征服的高山、這些從未被人開伐過的森林、這一塊塊從未被人挖掘過的土地、以及這險惡的大海，喚起了你那創造性的探求精神、使你的心跳得更快了的

話——那麼，到我們這兒來，到我們這兒來吧！

你會見到鯨魚、巨大的螃蟹、章魚、被數千噸水的重量壓得扁扁的比目魚、海獅和其他許多你一生也沒有見過的東西。

當你在天剛破曉向海面上駛去的時候，你會觀賞那從玫瑰色的海水中浮現出來的旭日，回來的時候，你會帶着堆滿船艙的顫動着的銀白色的魚。

你會參加從事勘查和採掘的旅行隊，從四季常青的古森林中穿過，你會深入竹林，猛撲深山……你會建立起蘇維埃的新城鎮！

在你的前面和後方是地球上最汹涌的大海。你會看到千島羣島——一條綿延千哩的山脈，從堪察加一直伸到日本的海岸。

並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會狂熱起來，當你知道這裏是你那蘇維埃國家的前哨，你知道你的腳踏在你祖國最遠的疆界上，而在你面前的只有那把祖國和遼遠的異國海岸隔離開的海洋。

白天是在這裏產生的，我們比所有別的蘇維埃人民都更早地開始每天的勞動。

●日出東方，所以這樣說。

我們非常需要人民，誠實、勇敢的蘇維埃人民——創造者們。

凡是誠實、勇敢、熱愛工作的人都將是我們這塊土地上受歡迎的賓客……

……太陽從起伏不平的崗巒後面升起了，它彷彿是從水裏躍出來似的——它的耀眼的圓圓的模樣是這樣瑩潔啊……

那人轉向了太陽，斜射的光綫溫柔地落在他的臉上。

一天已經開始了。

一

船身稍微生鏽的灰色的大輪船阿納地爾號就要啓碇了。

貨物堆在潮濕的石砌的碼頭上。起重的轆轤正把它們絞進輪船的貨艙裏去。許多箱子、機器腳踏車和播種機等，接連不斷地在大聲喊叫中離開別的貨物升到半空。

馬達、蒸汽機、桶、口袋、拖拉機、自行車、餐桌、椅子和牀架正被裝上船。一隻緊緊被銅繩繫牢了的浴盆高升在登陸碼頭的上空。

人們開始上船了。杜洛寧向跳板走去。他慢慢地走着，四周擠着穿了僵硬的油布雨衣、穿厚外衣和穿軍大衣的人們。旅客們帶着手提箱、箱子、背包、或者紮得很緊的袋子，袋子裏面突出用幾塊帆布包起來的鋸子和斧柄。

阿納地爾號是一隻往來於海參崴——庫頁島航綫上的定期貨船。客船預定在三天後出發，但是這些人犧牲了舒適，很希望早日啓程。

杜洛寧扶着欄繩，走上光滑的跳板。在踏上甲板以前，他朝四周看了一眼。下面人羣依然在洶湧。電車穿過擁擠的人羣，噹噹地大響着。紙袋裏的郵件從一輛車裏擲出來。這是一個熟知的、熙熙攘攘的世界，一個他正要離開的世界。

『那邊的人移動呀！』立刻來了一陣叫聲，有人從後面把杜洛寧輕輕地推了一下。

杜洛寧加快步子，追上了他前面那個人。那是一個粗壯的黑髮的中年人，在許多便帽和軍用船形帽之間，他的軟帽特別顯著。這人帶了一個小的手提箱和一個公文包。

兩個穿帆布雨衣的水手，站在艙口不斷地重複着同一句話：

『艙裏去，同胞們，艙裏去，別擠在一塊兒……』

船艙的主要入口處塞住了。許多人擁擠在被昏暗的電燈所照射着的艙口周圍。從下面艙裏湧起了許多噓噓的聲音。魚腥味、海水味以及船底的污水味瀰漫在空氣裏。

一直等到輪到他的時候，杜洛寧纔摸索地探下脚去，立刻就找到狹窄而筆直的梯子。他慢慢地走下去，覺得有人把腳踏在他的肩膀上，而下面只見滿是人頭。艙裏好像已擠到

最大限度，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那裏還談得上座位呢。

雖然如此，旅客們慢慢地也就安定下來了，而杜洛寧還甚至能夠找到一塊靠牆放手提箱的地方。水拍打在船舷上的聲音可以聽得出來。

『啊，』杜洛寧自言自語道：『新的生活從這兒開始啦……』

這並不是杜洛寧第一次開始新的生活。

一九三四年他在列寧格勒經濟學院畢業後，被直接派往薩拉托夫漁場去。那是他開始新生活的首次經驗。杜洛寧曾經走過伏爾加草原。那時他好像仍然還看得見列寧格勒春夜的白霧，印象中還遺留着尼瓦河與懸在古老而沉重的鐵索上的那些橋樑……。

伏爾加河縱然美麗，却絕不能在他的心裏代替了具有鉛色的水和花崗石堤岸的尼瓦河。可是他漸漸地愛上了伏爾加河，愛上了散佈在它沿岸的城市以及現在成為他的忠實伴侶的伏爾加河上的漁人們。

在薩拉托夫，他差點跟建築學院的一個女學生冬妮亞結了婚。這問題差不多已經決定下來了，但是杜洛寧被召入伍，於是他祇得再度開始他的新生活。